

孔雀屏

石華父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劃

編主境另孔

孔雀屏

四幕喜劇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本劇係根據 Eugène Labiche 與 Edouard Martin
二人合著之 Le Voyage de M. Perrichon 改譯

人物

百里響

百里響夫人

百里珍

吳同生

李紹光

張文烈

馬鳴遠

脚夫

車站職員

書販

高忠

吳媽

旅館侍者

汽車夫

〔2〕

旅客若干人

地點

第一幕 上海

第二幕 莫干山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時間

民國廿五年夏

第一幕

原书空白页

景：上海北火車站。台後左是賣票間，台後右是候車室。候車室前擺着一小攤寄售書報雜誌糖果等。台後深處擺着一長椅。

幕啓：有旅客，脚夫，車站職員來去。吳同生也在內。他來去走着，很不耐煩。最後與一個脚夫撞了一撞，兩人相互瞅了一眼。

脚夫 你有眼睛沒有？

吳（嘆了一聲，忍耐着）你可知道到杭州的快車準幾點鐘開？

脚夫 你問站裏的人去！

吳 幹麼冒那末大的火兒？喂，你遇見了一個胖子沒有？後面還跟着兩位女的。

脚夫 這可怪了，車站裏來來往往那麼多人，誰知道你問的是誰？要是你問的是行李，那也許容易回答。

吳 不過這個人跟行李差不多，又矮又胖，像大東瓜那麼一個，滾來滾去的，你見了，你準忘不了。他的名字又奇特，一個叫百里響的。

脚夫 你這個人愈說愈怪了。誰知道什麼千里香萬里香他又沒有把名字掛在他的身上。

吳 怎麼你連上海的豆腐大王都沒有聽說過？方方豆腐公司的老闆。要是你替他提過箱子，他的箱子上準貼着他的名片。

脚夫 替人背着箱子，誰還有工夫看箱子上貼着的名片？

吳 要是你能留意，你準看見名片上還寫着他的豆腐公司總經理的銜頭。

脚夫 你這個人可真嘔嘔！

吳 這是什麼年頭兒！一個賣豆腐的，也會發大財！多神氣！居然帶着太太小姐上莫干山避暑去！

脚夫 這不是白晝見鬼？

吳 真是白晝見鬼！像我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有見識的人，反而坐在公司裏一天到晚做奴隸，還得讓生活迫着我時常向他去借錢，好讓他擺他的豆腐架子，這太不成話了！太不成話了！（忽然發見脚夫走了）唉，這傢伙怎麼走了？（向站在售票處附近的職員）請問你到杭州去的快車幾點鐘開？

職員（粗魯地）這管我什麼事？你不會到那兒看佈告去？（指向候車室，從左下）

吳 這些車站裏的職員真好客氣好，我看佈告去！要是你到了我公司裏來……哼，我也說看佈告去！（從左下）

(百里響同他的太太小姐自右上)

響 這兒走……別走開，等會找不着人……我們的行李呢！
(向左看) 唔唔，好好來了，拿在那兒？

珍 在我這兒，爹。

響 那小提包呢……烟呢？

妻 在我這兒！

響 還有我的草帽呢？……一定丟在汽車裏了！(他衝向右跑)

珍 不在你手裏？

響 呵呵，在我自己手裏。……啊，天真熱！

妻 全是你不好……老催着我們，急這樣，忙那樣……這樣兒出門太沒有意思了。

響 就是動身這會兒忙亂一陣子，回頭坐上火車就好了。……你們等在那兒，我買票去。(把帽交給他的小姐) 留心看住我的草帽。(向售票窗) 三張頭等到杭州！

職員 (自右上) 賣票的時間還沒有到，你等一會兒吧。

響 管牠時間到了沒有，反正你來了，我們也來了，你就把票先賣給我好了。

職員 你算得老幾，站裏的事全由你吩咐！

珍（指着售票窗）爹，那兒不寫着賣票的時間嗎？

響（走到售票窗看了一眼）等一會兒就等一會兒好了。（向職員）呵呵，對不起，我們是初次出門——

（轉向妻）我們來得太早了。

妻 我早對你說還早呢，你連早飯都不讓我們吃。這會兒叫我們等着挨餓！

響 餓不了，餓不了！回頭上了車，什麼都有得吃。

妻 那不是又得化錢？

響 出門自然得化錢，不能像在家裏那樣寒酸勁兒，給人笑話。

妻 來得太早了，也要給人笑話的。

響 寧可早些！我們可以見識見識火車站。你們看這兒的房子造得多高大！多講究！喂，阿珍，現在你可滿意了，我們不是真的動身了！回頭上了火車，火車飛得跟蒼蠅一樣快，一會兒我們就到了杭州。（轉向妻）你沒有忘帶望遠鏡吧？

妻 沒有忘！

珍（向父）你答應帶我們到莫干山去玩，至少有兩年了。

響 你們小孩兒不懂得我做買賣的，那像你們學堂裏念書般閒空，總得等機會。並且我等着你中學畢了業，再帶你去逛逛青的山綠的水，好讓你開開眼界，長長見識。你說我這爸爸不錯吧。

妻 別再說了，旁人聽了笑話！

響 爲什麼？

妻 你還是在火車站裏唱戲呢，做文章呀！

響 我不過教阿珍胸境放大點兒。（從袋裏摸出一本簿子）阿珍，我已經替你買了一本簿子，你看精緻不精緻？

珍 做什麼用？

響 用處大着呢，一邊記路上用款賬目，另一邊寫遊記。

珍 什麼遊記？

響 莫千山遊記啦！我說你寫。

妻 怎麼？這會兒在火車站就要做起文章來了？

響 這不是做什麼文章的問題，不過我覺得既然成了要人，就該有意見發表，既然有意見，就該寫在簿子裏。

妻 噢，原來如此！倒沒有知道你已經是一個要人了。

響 我是豆腐公司的經理，怎麼不是要人？上海人大半靠我供給他們維太命。你看等我把遊記在報上發表了，誰還敢說我不會動筆的？

妻 沒有阿珍，你根本動不了筆，有什麼敢不敢？

響 啊，我的太太，你幹麼老願意你自己的丈夫丟醜？是不是爲了我沒有讓你吃早飯呢？

脚夫 （推着一小車行李上）先生，你的行李在這兒，要掛行李票嗎？

響 當然！當然！不過先讓我點一點件數……一二三四五，我太太六，我女兒七，我自己八，我們一共

八件兒！

脚夫 好吧！

響 （向後奔）我們趕緊！

脚夫 不望那兒走，望這兒去（指左）

響 是是（向妻女）在那兒等着我，別走散了（跟着脚夫奔下）

珍 看爹那樣兒，可真把他忙苦了。

妻 不知他忙的什麼！

李紹光 （自左上，後面跟着背行李的脚夫）等一等，我還沒有決定上什麼地方去（看見百里珍）對了，

是她！我沒有錯！（他向珍鞠躬，珍還禮）

妻 （向女）這位先生是誰？

珍 上星期二表兄大喜到姑媽家吃喜酒見過的。

妻（興奮）在姑媽家見過的（她同李點頭）

李 巧極了！百里太太，百里小姐上那兒玩玩去嗎？

妻 是的。

李 上蘇州去嗎？

妻 不是——

李 那末上無錫？

妻 不是——

李 對不起，打攪了我以為——要是——我當然可以照料——。

脚夫 先生，你的行李得趕緊去掛票！

李 對，對去！我本想問明白她們上那兒去，我好買票。（向百里夫人，百里珍招呼）回頭見，太太，小

姐！反正她們走定了就是了。（自左下）

妻 剛才這年輕小夥子不錯。

張文烈（提着包上）把我的箱子車到行李室去，我回頭就來。（看見百里珍）啊，正是她！（與她點首爲禮）

妻 這位先生是誰？

珍 也是在姑媽家吃喜酒時見過的。

妻 啊，真巧，怎麼都在這兒會齊了！——沒有關係，反正都在姑媽家見過的。（向張點首作禮）

張 巧極了！百里太太，百里小姐上那兒玩玩去嗎？

妻 是的。

張 上蘇州去嗎？

妻 不是——

張 那末上無錫？

妻 （向珍）喂，同另外一位完全一樣，（高聲）不是。

張 對不起，打攪了，我以爲——要是——我當然可以照料——

妻 （向珍）他們可不是一對兒！

張 （旁白）我還是沒有打聽明白。我先去把行李掛了票再回來。（向她們行禮）回頭見，太太，小姐。

妻 這年輕小夥子不錯！——你爹幹什麼去了？我等得腿都痠了。

吳 （自左上）我弄錯了，離開車還有一個鐘頭呢！

珍 嗯，那不是舅舅嗎？

吳 啊，總算找到他們了！

妻 原來是你，你今天爲什麼不到公司裏去？

吳 我告了假，三姊，因爲我想來送你們的行。

妻 你真是爲着送行來的？你太客氣了。

吳 你們好容易第一次出門，我做兄弟的，怎麼能不來送送？姊夫怎麼不在？

珍 爹忙着行李去了。

響 (奔着向售票處) 先得買票！買票！買票！三張頭等……

吳 百里，你忙嗎？什麼都妥當了嗎？

響 (忙亂) 同生，你來了，你來送行的，你太客氣了！……對不起，我還要買票去。(走向售票處) 啊，出門

真麻煩！

吳 哼！他又想避開我！

響 (向站在售票處旁的職員) 他們說票沒買好，行李不好掛票。

職員 賣票時間還沒有到，你等着吧！

響 還沒有到？爲什麼行李間的人催我趕緊先來買票？(擦着額) 忙得我滿頭大汗。

妻 我腿都站痠了！

響 那末你坐呀！(指向長椅) 那邊不是擺着椅子？你們就坐在椅子上歇歇吧，不過別走開。